



影坛

风景线

翟俊杰著

L201.3-1C1

214073



0452885

翟俊杰著

影坛风景线

华艺出版社

书 名: 影坛风景线

著 者: 翟俊杰

出版者: 华艺出版社

发行者: 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者: 北京大兴包头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0千字

印 数: 5500册

版 次: 1991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39-559-6/I·239

定价: 4.20元



我爱白色，纯洁、明净；我爱绿色，充满春的气息；我爱咖啡色，深沉而浪漫；我爱蓝色，象大海，如长天，广阔又富于蓬勃的朝气。

我更爱红色，热烈，似火！愿祖国的影坛风景如画，更加绚丽！

翟俊杰

作序难

——序翟俊杰《影坛风景线》

黄宗江

作序难，为小翟书作序尤难。小翟者，翟俊杰之简称、通称、昵称也。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导演、演员，以何专业为主，依时空不同而变化。据说我是他的老师，此说有据亦无据，有据者他今年正 50，我已 70，相识并操同业也近 20 年了，论资排辈，可称师徒。但他又属于无师自通型，无师每出于多师，多师乃如无，师造化、师人民、师战争、师书卷、师古、师今、师中、师洋……

他是个最善摹拟，巧工摹拟的人。由摹拟而进入创造，乃儿童成人，艺术成家之道。他能当着赵丹带点齿音表演许云峰斥敌，当着孙道临表演孙派朗诵“扬眉剑出鞘”，皆维妙维肖。他甚至能来一段毛主席晚年读《通鉴》……至于对其师如我的谑而不虐的摹拟表演更是层出不穷。我翻阅他此一文集的目录，只见其中第一辑“影坛师友”的第一篇就是半嘲半捧写我的《“单枪并马”话宗江》，我不免迟疑，这叫我如何为你写序？岂不把老汉我首先就嘲捧进去了？小翟却严肃地说：“你要尊重事实，史实，我是由你才得逐渐结识影坛各位

师友的，如宗英、阿丹、道临、谢晋……”这也说的是，事有先后，也就是个人史实。我不由得不想起如何初识再识小翟。文革后期，我已被所谓“解放”，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勉强参加工作，奉命阅一外稿，是《解放军报》记者写的。我读后感到可一谈，便登门走访。见面一惊，这胖小原来是见过的。尤忆年前在干校劳动，不是干校学员的劳动，而是在押反革命被监督的劳改。一日和革命群众混在一处挖土方，身旁忽闪现一大汉，看来是个小头目，见缝插针地对我们这些劳改的老头老婆说：“诸位老同志，你们不要失去信心，你们的问题就会解决的！”斯时斯地忽出现这样一个形象，说实话，是高大的，虽必难全。一两年后，我发现我走访的作者就是他，过去那一面之缘必然是很坚实的革命友谊的基础了。他又告诉我，早在十多年前，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就和我见过面拉过手。他那时还是个行军宿营时常奉命和女同志共营帐的小鬼，我当然是毫无印象。我们俩可以说是忘年交，忘的不是年岁，而是所处的年代标记着“文革”。

他那时正在想写一个远洋航海的电影剧本，这也是我一向兴趣所在，便上了一条船。此行又必须有位党领导，而他和我都有问题尚未解决，便计议如《杜鹃山》样板中“抢一个共产党”，终于抢到乃开航。此行并不风顺，但小翟已上船并上了电影这条船，从此共命运，自称见习水手。他再不是记者，而是编剧了。他此后的确写了不少剧本，也发表了若干，但有几个搬上了银幕？我掐指一算，几乎是零，弃船无算。这一行业弃船的悲剧非个中人难以深解也。我常劝人不要在这棵树上吊死，自己却总在树下徘徊，还拉着小翟这种中了邪的小鬼。我还对他有一种信心，此人可做编剧，可做演员，但最终要做导演。何以故？我在电影界多年了，深

知电影行业唯导演是大拿，而自己不想干，因为拿不起来也。我对自己有一种“非大师”的自知之明。我认为成功的电影导演，必须是必然是全才全能的大师。文学、表演外，音乐、美术等等，各种形式综合的艺术才能集于一身，才能光采焕发地导出好影片。小翟好象也还不是这种全才，但他常有导演构思，最能掌握一种符咒，把编剧的想象，灵魂附体似地附着在演员的形体上，这一种过电的魔法也许是导演最主要的功夫所在。

弹指一挥，小二十载过去了，此舟终见港口。我是在美国讲学时在纽约得见翟俊杰联合导演的处女作《血战台儿庄》，并演了个戏不多却大有戏，壮烈自戕殉国的王铭章。我携妻带女在纽约城观看并把美金票根寄翟报销。祝贺称赞之余攻其一点，老妻和小女均认为王铭章自戕一场抻的过久，有如昔日在家习见的小翟小品是夸张表演。我却力求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演员翟俊杰有失分寸，而是导演翟俊杰有失节奏。”这在次年金鸡奖评此片大奖提名，翟之表演获提名奖时，我做为评委也是如此地阐述了自己以上的观点。

又再弹指，又若干年过去了，翟俊杰又献出了自编自导自演的《共和国不会忘记》，并参加了《大决战》做为国民党统帅部部分的导演，这一切甘苦得失无须评说，有兴趣的读者观众可在此文集中寻觅到他的曲折航程。看来翟俊杰今后当以导演为主，并及编剧、表演，风帆驶向何处，难以预卜。我常在玩味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话：“要想在艺术上有点造诣，一辈子是不够用的。”翟俊杰好在还有更吃重的后半辈子，并且此人生命力特旺，是能一辈子当两辈子过的。老而未朽拭目以待。

目 录

作序难

- 黄宗江 (1)

第一辑 影坛师友

- “单枪并马”话宗江 (3)

大海风帆

- 记黄宗英 (8)

失 题

- 记黄宗江 (24)

老骥不老 壮心犹壮

- 记史超 (40)

- 吾师谢晋 (45)

清如玉壶冰

- 有感于孙道临的人品艺德 (55)

且抹去泪水

- 记李英儒 (59)

好汉一条

- 记唐国强 (63)

愿人间充满爱

- 记岳红 (72)

星之歌

——记廖学秋 (88)

愿新松愈茂

——记朱时茂 (104)

六次扮演陈毅的人

——记刘锡田 (108)

逆光里，他还是一名战士

——记魏铎 (114)

第二辑 起跑线上

艺术的翅膀从古城起飞 (121)

电影剧本与数学 (125)

军事题材电影琐议 (128)

愿军营充满笑声 (133)

松弛·火候·技巧 (135)

冲出一个“第四方案”

——片名的出法及其他 (138)

我演游刚

——故事片《锅碗瓢盆交响曲》

表演构思 (141)

角色的种子这样发芽

——饰演王铭章将军创作手记 (147)

后死诸君多努力

——故事片《今夜星光灿烂》

观后致白桦信 (153)

豪壮·隽美·感人

- 电影《天山行》观后漫笔 (160)
- 为故事片《百色起义》叫好 (165)
- 岁月未消旧弹痕
- 《血战台儿庄》拍摄寄语 (168)
- 推出一批形神兼备的“这一个”
- 谈《血战台儿庄》对演员的选择和
艺术处理 (171)
- 明日巴陵道 秋山又几重
- 写在《共和国不会忘记》开拍之前 (184)
- “炉前工”的挣扎
- 故事片《共和国不会忘记》
拍摄回顾 (188)
- 那金鸡,那百花神
- 电影领奖台上的联想 (201)

第三辑 天南地北

- 啊, 台胞情 (207)
- 蜜沉沉 (213)
- 灯苗苗儿 (223)
- 乡 情 (236)
- 纤 夫 (239)
- 在王铭章将军的故乡 (245)
-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 (249)
- 我沉思, 面对香港的电影市场 (260)
- 五光十色话香港 (266)

大江边的爱恋	(274)
志 气	(277)
看电影, ABCDE	(279)
良师益友	(282)
莲花池情思	(285)
后 记	(291)

第一辑 影坛师友

“单枪并马”话宗江

有“单枪匹马”这个词儿。“并马”何解？

且由此扯开去，一表著名电影剧作家黄宗江。

前些日到黄家共进“工作晚餐”时，得知几家出版社正要分别出宗江的四部集子。其一，《舞台集》，由曹禺同志题写书名，收入话剧和戏曲。其二，《嫁接集》，书名乃佐临同志墨迹，入集的皆为译作，如《安娣》系由《安娜·克里斯蒂》“嫁接”而得，外国人外国事儿变成中国人中国事儿，堪称“洋为中用”。其三，《卖艺人》，书名四字出自巴金老手笔，这原是1948年由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的一本宗江的散文集，此番成书，除原版散文之外，又将作者建国以后所写的大部分文章收入。其四，便是《单枪并马集》了，夏衍同志题书名，所收的作品是宗江单独执笔或与朋友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书名既形象又准确，极妙。

我是宗江的战友、学生。我和他并过马。

说来话长，那还是在1974年初秋。当时，我正琢磨着想写个以海员生活为题材的剧本，他则告别“牛棚”不久，重新戴上领章和帽徽。某日，他亲临寒舍找我，原来他也是个海洋迷。我们意趣相投，居然结下了忘年交。不料我们合作的剧本《远洋云水》被当时的一位显赫人物一枪毙掉，原因是我们没有写“风庆轮”……不过，我倒是通过与老黄的合作学到不少东西。

宗江主张车轮大战，相互“传球”。你一稿，我一稿，七搞八搞，搞来搞去，于是便将各自的好玩艺儿都揉进作品中去了。倘若哪一位灵感骤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又提倡“夺笔”。你争我夺，激情如火，剧本自然渐入佳境。

宗江写东西时如醉如痴。在构思作品阶段，他顶不喜欢别人翻看他的“提纲”之类的文字。为谢客，曾在屋门上贴一告示：“厨房重地，闲人免进”他笑道：“我这一堆黄花木耳还没泡开哪，等炒好喽再尝得了！”为防哪位急性子趁“厨师”不在擅入“厨房”先睹为快，他有时索性汉字英文一齐来，龙飞凤舞，形同天书，叫人无法辨读。当轮到他执笔时，他照例是要废寝忘食，日夜苦战的。某日进早餐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脸部似乎有些异样。细细看去，原来是那本来略瘪的嘴唇一夜之间竟然变得十分肥厚，且出现了水泡。经探问，方知昨夜他为了撰本抽掉两包半凤凰烟，弄得美丽的嘴唇肿了起来。几天后，脱下一层皮……

宗江对晚辈，一贯的“政策”是“扶保小将过江河。”有一回，我给剧本里的一个反面人物起了个名字叫“苟寿年”，他大为不满，眼角的细纹全皱起来了。本来说话就有点口吃，此刻更结巴了：“俗俗俗，俗透了！干么反面人物都姓苟姓熊的？得象个人名儿！”又有一回，我拉了一稿，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左改右改改不动了。他歪着脑袋，眸子里闪出一丝嘲讽：“你小子甭得意！陆柱柱柱，柱国说：‘剧本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删删删，删字上见功夫！”1977年秋，我写了六幕话剧《台湾儿女》，演出后，受到当时军队的一位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不公正对待。我独居西山，正苦恼时，有人捎来了一封宗江给我的信。信不长，开头一段至今记忆犹新：

“小翟：今日中秋，你在哪里？然春如在侧，又何必想你？我则饺子、稿子、孙子一桌，端的何暇想你？但你确实受了委屈。委屈何足道，试观邓大人！”

我读着信，心头一热，我懂了：邓小平同志为党为民为党，曾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受过几多诬陷和坎坷！宗江在告诉我：咱们这点小小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老一辈革命家那坦荡磊落、坚韧不拔的高贵品格当为我们的楷模啊！

宗江对艺术真，对人亦真。往昔，他是“无事不可对人言”；参军后，则是“无事不可对党言”。胸襟坦白，诚然令人敬佩，然而他因此也在“文革”中闹出了“攻击江青是祸水”一案。为防夜里在“牛棚”睡着了说梦话再出岔儿，一位“棚友”曾劝他在临睡前用橡皮膏儿把嘴巴粘上。虽如此，他却还用发给他写“交待材料”的纸，偷偷儿地写起了京戏。什么“二黄”呀，“回龙”啊，“导板”的，有板有眼，自得其乐。唉，真得天真！

他对朋友的作品，从来的“方针”是：“我说好你请客，我说不好我请吃。”真格的，他还常请人家吃。

宗江创作过不少出色的电影剧本，象《农奴》以及和朋友合作的《柳堡的故事》《海魂》《江山多娇》等等，颇得观众赞誉。他访问朝鲜时，改编过朝鲜名剧《春香传》；他经受过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于是才得心应手地创作出电影剧本《激战无名川》。他曾化名“阮之”（此姓乃他的老伴儿、著名戏剧教育家阮若珊同志的姓氏），转战在越南南方的丛林中。正义和非正义的殊死搏斗升华了他的思想境界，面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尖锐较量他陷入了沉思。严酷的斗争现实和半生的生活积累在他的心中凝聚起来了，他怀着巨大的激

情写出了大型话剧《南方啊！南方》。我曾在十年浩劫中偷偷儿保存了这个剧本，那是从林彪、江青一伙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作为“大毒草”传出来的，封皮上阴森森地印着“编号 254，请勿遗失，会后收回”。这是一个在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都具有相当水平的好剧本，宗江却在剧本末尾处加注这样两行字：“1965 年 10 月草成于密林中，有待他日修改或重写”。呜呼！没容他修改或重写，此本便被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成了他这位“文化特务”“司徒雷登的宠儿”的“罪行”了！我想写一篇评介这个剧本的文章，已经拟好了题目叫《一出没有白写的“黑戏”》。如今看来，此剧本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并不过时。假如哪家剧团上演，不妨邀请今天越南当局的头头儿出席观看。他们面对中国人民，应当感到脸烧心跳，无地自容的！

“扑不灭的火焰，完不成的杰作”。宗江的不少作品的确是“运气”欠佳：《南方》多难，《战歌》休战，《远洋》沉船……他写张志新写出了《悲歌》，其结果也有点悲剧色彩。他永远完不成的杰作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朋友说宗江“不务正业”。

的确，他办了许多“洋务”，人称“大使”。他提出“打回戏剧界，打入戏曲界”。他说：“人说电影文学作家是‘二流’，我情愿做‘三流戏曲作家’。”

去年，宗江曾在美国演出过两出戏的片断，其中一出是他和著名演员英若诚合演昆曲《十五贯》中的“访鼠测字”一折。老黄扮娄阿鼠，老英饰况钟。两位英语“倍儿棒”，居然在英语中揉进了中国昆曲念白的韵味，十分传神地表达了原剧的风貌。不宁唯是，年过花甲的他还来了一个高难动作“吊毛儿”，观众们看得有滋有味儿，啧啧惊叹，完全领略了